

享受安逸 刺青師陳憲澤

何浚捷 文

2018/10/07

約訪當天是星期三的中午，太陽非常猛烈。為了避免遲到，我提早半小時抵達約訪地點的新竹市大成路。一路上，耳機裡播放的是「傻子與白痴」的音樂，希望可以藉此舒緩緊張的情緒。那個時間點營業的店家不多，路上也不見多少行人。走進42號巷子後，多走幾步就抵達了我的約訪地點，「澤 刺青、彩繪、紋身創意坊」。店外暖黃色燈光的設計讓人感覺，這是一家富有文藝氣息的獨立書店，吸引著你想進入一探究竟，店內的擺設更跳脫一般刺青店的風格，沒有一絲的香煙味，也不昏暗。反之，店內四周擺滿了各式各樣老闆收藏的模型，牆上也掛滿了他之前的刺青作品。最吸引我的是一個拿著吉他的骷髏頭，追問之下，原來他年輕時也是一名吉他手。



店外的裝潢設計跳脫刻板印象中的刺青店，讓人想進去一探究竟。（圖 / 何浚捷攝）

從樂團吉他手到刺青師 一切只是為了生活

老闆兼刺青師陳憲澤（澤哥）退伍後，馬上投入一家服飾店的美工工作，負責製作最平價的牌子。由於工作時間彈性，澤哥與志同道合者組了個樂團，在林口擔任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U

作展不償錢的牌子，由於工作時間彈性，澤哥與高中同學組了個樂團，在其中擔任吉他手，到各處的Live House表演，當時的夢想是希望可以發一張屬於自己的專輯，並闖出自己的名堂。玩樂團的期間，服飾店面對各大百貨公司的興起，營收大不如前。但由於澤哥本身在服飾店是擔任美工工作，也是美科班出生的，老闆花了一點錢讓他學習當時非常流行的彩繪紋身，讓他能擺攤子靠此手藝為生。

擺攤人生過了5年，他發現彩繪紋身是有季節性的，冬天的時候並不會有人願意光顧。為了繼續謀生，他聽從朋友的建議，直接去學紋身，其實剛開始時，他並不是那麼願意的。「我剛開始心裡比較抗拒，畢竟紋身在那個時代而言，多少都與黑幫有點關聯。」但當時擺攤所賺到的錢並不多，為了能夠繼續維持，他鼓起勇氣投入擁有黑幫影子的刺青業，到桃園師從他弟弟的一位刺青師朋友。一星期後，他自行購買機器回家練習，憑著彩繪紋身的底子，他很快就上手了。練習了將近一個月後，他便開始創業，租了間小店，開啟自己的刺青師生涯。

刺青的快樂來源 是客人也是朋友

「我家人知道我不煙、不酒、不嚼檳榔，也沒有黑幫朋友。他們也知道我這樣做只是為了討生活。」這般乖巧的孩子，讓家人對他的選擇也是無條件支持的。這讓我想起當初找到這家店的原因，也是因為Google上5顆星的評價以及顧客正向的評論，跟澤哥聊起這事，也讓我曉得他的處事風格，「把客人當朋友」。

從開業至今將近15年的時間，客人一直是他在工作上獲得滿足感的來源之一，他指出，「剛開始創業的時候，由於我身上還有一些債務，因此需要一直刺一直刺，很少有放假的機會。直到第6年，生活才開始穩定下來。」每當客人走進店裡，澤哥希望能用他的專業與熱情，和他們交朋友。「有些客人知道自己要刺什麼，但有些不會。」碰到這種情況，他會巧妙地利用一些技巧，讓對方可以自然的講出他們心中想要的刺青設計，例如他會鼓勵客人到外面逛一圈或者抽根煙，釋放心裡的壓力與防備，試圖營造店內輕鬆的氛圍。他把每一位客人當作朋友，甚至形容自己就像是個殯葬業者，有機會透過聊天認識來自各行各業的人，也能聽見許多的生活故事，包括感情、事業與家庭。每一位客人的故事都在鼓勵自己，要努力的生活。有些客人會和他傾訴感情上的挫折，而他常以個人的經驗去開導客人，希望對方可以學會放下，勇敢往前走。

除了客人，刺青的成品也讓他能在這行業裡獲得快樂。每當看見一個刺青，從與客人的討論、設計，到最後完美的成品，心裡充滿了感動與興奮，因為他認為，這是他與客人一起完成的作品。「每一個刺青都是一個紀念。」當客人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並且把它託付給自己，在身上刺上一輩子的印記，他覺得這件事情非常有意義。

然而最讓他感到鬱悶的，是無法突破自己現有的技術。他以一位客人為例子，有位客人想要刺中國式的水墨刺青，但礙於自己的專長是美式刺青，因此要幫那位客人刺青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與力氣。他皺著眉頭表示，自己年紀也不小，要去鑽研新的技術非常的耗時且耗體力，中國式的刺青客源也不多，倘若為了小眾的顧客讓身體勞累，並不值得。最後他認為，現在的技術以及足以支撐工作，便打消突破的念頭。



陳憲澤和善的性格，讓許多客人對他的服務讚不絕口。（圖 / 何浚捷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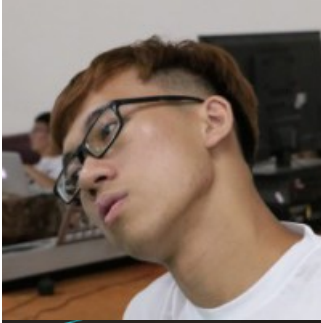
走出自己的生活步調 買自己的店面為最大目標

澤哥談到，刺青對他而言其實不是一門藝術，說穿了單純就只是一個維持生計的工作。他認為，要談藝術以前，讓生活溫飽是必要條件。「有些刺青師堅持刺青一定要是原創，給客人的一定要獨一無二。但倘若你的堅持客人不買單，到最後讓自己挨餓，你還有什麼能力談藝術？」他覺得自己是工匠型的刺青師，而非原創型。工匠型與原創型的差別在於，工匠是完全按照客人的要求去設計，簡單而言，客人要什麼他就給什麼，自己參與創作的部分不多，「還是以盈利為先。」

在採訪中，很常聽到澤哥一直把「生活、賺錢、盈利」掛在嘴邊，認為現在的工作不過就只是在支撐生活，也許有人認為這太現實，卻也反映出現今社會的面貌。現年48歲的他，已經打消未來轉換工作跑道的念頭，「現在找工作不容易，而且我也只會刺青。」他認為年紀大了，女兒對刺青的興趣不大，趁現在體力還能撐下去的時候，能做多少就是多少。談到對音樂的熱忱，澤哥表示，倘若有機會還是想繼續玩樂團，但首要的條件是，自己的積蓄足夠支撐家庭以及玩樂團的支出。他表示現在自己最想要的就是買一家屬於自己的店。雖然看似困難，但好像只要堅持下去，總有一天一定會實現。

從澤哥的談吐中，讓我看見了他對於現在安逸的生活所綻露出來笑容。不被忙碌的生活亂了陣腳，反之走出了自己的生活步調。他透過刺青，完成了養活家人的夢想，他做到了，而且做得非常出色。

有些人選擇冒險的人生，有些人選擇安逸，而澤哥選擇的是後者。兩者沒有什麼不好，反正人生充滿許多的選擇，而這一題的答案剛好是安逸而已。採訪結束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耳機裡依舊播放著「傻子與白痴」的音樂，但心裡卻開始嚮往著澤哥這樣的生活，安逸、簡單，卻豐富且快樂。



記者 何浚捷



編輯 陳儀軒